

困學紀聞

三之五

漢書門類			
二	九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七	漢
〇	七	七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74
冊數	7 (2)
函號	307 143





淺草文庫

困學紀聞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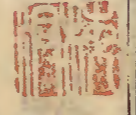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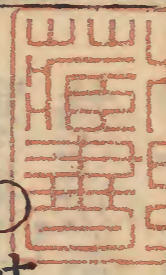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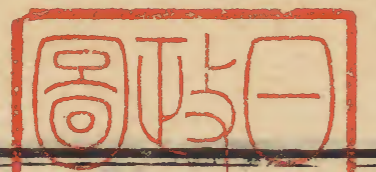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太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其失
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享作詁訓傳以授趙國
毛長時人謂享為大毛公長為小毛公大毛公之
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
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
也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絛衣繹賓尺為靈星之尺以小弁為小人之詩

困學紀聞 卷之三 一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續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尅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一者續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幽頌亦未知是亦否也呂成公云幽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狸首

射義驪駒大戴禮祈招左傳轡之柔矣

左傳皆有其辭唯采芻周禮河水新宮茅鷓傳鳩飛

國無辭或謂河水汚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

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

駒是也亦有刪兩句者月離千畢俾滂沱矣月離千

箕風揚沙矣是也亦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

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

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

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

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

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

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大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

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

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采繁采蘋騶虞鹿鳴四壯皇皇者薛士龍曰關雎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

變而為楚辭屈源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於一本作與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損一本作增當從之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損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蕭所

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云儀禮歌召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

乃交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
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惡
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
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伯
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一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
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
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其

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
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
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
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
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一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
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
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

是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曰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非子八儒有仲良

氏之儒陶淵明詳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
 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其史失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性李邦直亦
 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
 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
 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
 廷燎以為不設鷄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比為無
 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
 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
 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
 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
 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
 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
 魯詩傳云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為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
 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
 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
 主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
 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拊群雅張揖注
 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
 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
 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

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
 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
 揖言一雅之材未知所出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
 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
 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
 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
 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彼公好惡

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文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泉水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

刑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相人縣有干言山言山相人刑州堯山縣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名

來新甫之栢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大史

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

不可不致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飢之亡由叔始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

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

方是也執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

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

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谷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

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

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燿燿宵行傳云燿燿燐也朱子謂燿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燿燿宵行燿盛光也未章云倉庚于飛燿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

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蔡火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東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擢迂仲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此可為學詩之法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

案魯字下當有鼓字

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茶鬻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茶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吉以諷非謂三詩作於衰周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註芭有三薄言采芭菜也豐水有芭草也維糜維芭白梁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芭鄭氏注芭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柀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檮枸櫞也茶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薺茶蓼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大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魏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公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

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
酈山之既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
亡猶西晉也藉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伐太原
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
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
表懿王堅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
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詩譜序懿王始

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邾不尊賢正義謂
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
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
則始於懿王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
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
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
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太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

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
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于之祥忝
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
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
為申侯則與大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
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寺
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

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
謂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
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
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
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
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久故也畏

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
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
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
已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
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李梁忠謀疆敵
畏汲直守節亂前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謬陳

業隳昭圖嬰既唐禹移詩曰魯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
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
則是微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敷也止
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
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
在今開封之中年宜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

推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鄭言是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
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
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
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
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案正義謂校之無術
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劄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
虞劄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
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

不為災也蘓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
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
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更者始嘗攷通鑑皇極
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
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
年歲在涪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筭曆者於夏
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
疎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
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元城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

主也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執事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為茶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鴟鵂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曰伯

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蒞彼甫田蒞卓也爾雅釋詁蒞大也郭璞注云

蒞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

兼取一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
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
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常
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恩
以畜寡人為定美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
又不濡其翼惟禹敷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汭坻
之即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
隣是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惠常

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
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刑
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
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
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
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賢
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
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

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潁旱山在梁州之境
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

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

樸蒺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

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

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

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

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

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

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

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

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

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

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

上襄鄧次之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

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

禮記孔子問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
 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
 為周之幹臣正義云案鄭志注云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
 禮所謂伯其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
 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
 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
 竒之過也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沒效官
 雲漢之序云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
 之功

宣王晏起シ姜后請行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ク可見矣
 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河水之規讒言其興可
 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為敗テ按通鑑外
 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
 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
 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
 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

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沸其者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回事也宣三十年有免舞于錦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裳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羣翹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杲豈世臣之謂乎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整實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

擇三有事直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蠹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為群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蒸民如四字而意自明於緝蠻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我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

山甫又諫然聽之貌貌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
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
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
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
受北國肅說為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滴水

李氏以為同州郿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郿陽亭
同都馮翊即同州也滴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

者率以是籍口自宣王褒由伯而申侯終以召戎
既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
於王奔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
亡於馮玉

盜言孔其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
賊民興漢傳慶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
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
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太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衆朱子集
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
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
穆不似之仲子子思闕官傳引孟仲子曰是禕官也
序錄曰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
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
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
上疏曰詩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
傳曰徂徂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

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
主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
主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
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
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揚雄所
謂成康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
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
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
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

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一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其夫焉其義最明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喜釐薛君曰釐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

非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鳥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麥攷當從古注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羨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薛漢世習韓詩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大祖箋云太祭也太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辯其失矣王肅以禘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大祖東嚮毀廟及群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

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禘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

黍離於國風齊正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從雅政化

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

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

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萋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衛

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

山研白石爛是也

四月秀萸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

萸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

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

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

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

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以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恊車字黍離方華恊塗字隰有

荷華恊且字曹氏謂華當作琴音敷蓋古車本音

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

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

聲愚按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

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溥音團集

傳叶上交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霽上交

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即橫

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千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

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

于其心不于其禮

營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義焉一刺焉宜王親

親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

曹文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
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
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齋明盛服都人士
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克超叛鑒蘓
文忠慨焉或附曹群忘漢朱文公怖焉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
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
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
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

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銘云
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
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首意精粹何嘗如此
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
院修撰並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各
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
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

困學紀聞

卷三

三十一

程修也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
 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
 草木蟲魚也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
 食相呼也德如鴈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
 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
 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萋
 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

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我棠棣
 知孝友也繫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編而羔裘总
 也蟋蟀儉而蟀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
 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
 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鷄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
 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
 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蠹憂思之深也
 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
 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芣采芣傷
 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困學紀聞

卷三

三十一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蒸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鴉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語詩解願者能無愧乎

艸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見釋文隋志太叔未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叔未而不攷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整字文操具太常卿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沆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印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即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尻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曰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義罔咎之章葛天之八闕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太論鬼史區曰積考太始天元無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摠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

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群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闔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俞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

詩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函之雅頌

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輕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

輕鐘太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

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

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

歎滂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

朱子謂衣錦尚綢至不顯維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入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

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

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不卷舒自然非

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

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東坡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群經音辨云序

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

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

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

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本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醜齷為蟾蠩碩大且燿為重願皆韓詩之說也

樂當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是以正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操伐鼓淵淵為闐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飴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常彫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

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鬱蕭蕭
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
元開寶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
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六尺
之耜所以成畝也其耨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
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
始剛田

與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
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祖旅孟子作以過祖苾苾非云文王克苾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公

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

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

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

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

門廡鄭康成於詩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

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亦顯

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言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爾士字取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疆矣觀駟驘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疆於諸侯然晉之分為

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疆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義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俾首魯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

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徵國
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侵
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
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獲世無周公誰能正
之是故以邶終

困學紀聞卷之三終

臘月十日繕了

勉亭

困學紀聞卷之四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周禮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
唯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
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
已劉歆始用之賴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
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
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
周禮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
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猶
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
隋志三禮目錄一卷
鄭玄撰今見于釋文
五峯胡氏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
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
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
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

周俞庭椿爲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
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
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
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
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
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
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
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
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

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旗旒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賦周典大不類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

也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鶴山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筭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

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官可乎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以自蓋爾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為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方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勝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携僕

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極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姍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此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官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止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官者罷其後庶幾古大臣

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公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成周遺意

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天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愚按爾雅醫無閭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岷嶺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片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五峰胡氏皇王大紀所

述與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按史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徵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蓋即管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與大禹謨之六府異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

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奄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

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

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疏云鄭注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

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

春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
 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
 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
 召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
 君太公立宮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
 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
 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
 也公劉居豳既景廼岡然則尚矣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
 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

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
 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
 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
 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
 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
 愧徐仲車之徒以之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
 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補維師
 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

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祭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于寶等更云：今有夕祭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則夕祭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勑。注云：勑者里宰治處也。若令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且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沒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勑者歟。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釋文：胥，息徐反。勑，音素。集韻：蟹，蟹醢也。邊人注：鱸者析乾之，出東海陸蟹，鹽四夜切。當從集韻。

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
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養讀爲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士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
群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
德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中土曰五忒次曰五纒次曰五盤次曰五剽次曰
五沙次曰五壩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
五猶次曰五強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鳧次
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
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
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
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開土正中冀
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
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地員篇凡艸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艸土
葉下於鬻鬻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菁菁下於
藿藿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
於桂桂下於茅凡彼艸物有十二衰注鬻即鬱也
衰謂艸上下
相也按周官有艸人此豈其遺制歟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
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
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万里
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
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方
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
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一年植表浚儀大
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
說千里一寸為妄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
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坐居
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

當隋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
州浚儀潘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
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
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
列國一同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
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
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虜公虜公舊
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
氏傳虜仲大王之昭也虜仲虜叔王季之穆也皆

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謂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

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方之衆皆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鈇擊之患唐說齋云儒者謂旬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

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
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寶嚴曰小畝步
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
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鹽鐵論御史
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
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一說不同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
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

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
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
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
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
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
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
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
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
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

匠人溝洫未谷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
匠人言方濶然周禮考土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
前代之制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
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
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于駟為田洫而喪田者
以為怨于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晉欲使齊
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
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
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

順取_レ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
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
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
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生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
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
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
畊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特
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

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物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餉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義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析望之守作備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為鹽七為場二十二為井六百有九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玩物喪志召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常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乎子子權母而行

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駮不猗御之善也不矢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秦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
職金云揭而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道
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于子也祭豈獨斷云古
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璽又獨以
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五代史臣曰
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為天子
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
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
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氏
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
復存
稿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
所載百官會府宮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
殿說苑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
劍云入殿門不趨盖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
甯者人君為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
漢以况周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
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官中也

太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備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太磬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析徵角之謂也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辨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

野帝王世紀啓并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史
 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籥韶九成艾
 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嘗命
 咸黑作為舞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念質修九
 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嘗之時
 舜修而用之秦惟韶武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鄭
 康成以黃鐘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梁
 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
 有并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

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為是張文饒翼元
 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
 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
 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
 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
 固皆非誦論

太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
 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
 季卜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

公之黜一驚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
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屯曰大橫庚庚余為
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

上師四兆鄭氏鑄以理推之謂方屯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屯占立功之
事也楚司馬子魚上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
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毛有射意後世有覆射
之法

龜八六龜易十朋之龜兩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
依四時用也

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噩東坡曰高宗言夢
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
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太祝九祭九曰共祭注曰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
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編文共
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
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授神契曰尊三
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輦輪供綏執授宋均
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
老詔亦有安車輦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編

鄭司農注肅摯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項氏云古之
 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
 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
 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
 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
 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屬俗婦人亦不
 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
 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問趙普
 拜禮何以男子跪
而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
 出對曰唐張建章
勅海記備言之

眠履掌十輝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
 其異者四大卜掌二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
 變注以經運為十輝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
 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輝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
 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
 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
 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
 明年冬至為一歲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其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

所主或曰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部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維燕可以言東北上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

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者大衍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東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禮記云百名

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夾深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

鑄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振環人注引御
下柄馬今作兩職方氏注引國語閩平蠻矣今作
蠻平

司燿鄭司農引鄒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春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李夏取桑柘秋取柞楸冬取槐檀王邵曰周官四時變

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

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

鑽燧改火改水唯見於此

水有疏道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

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

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

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

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

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

九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

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

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

與古法合司籍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
 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
 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
 疏以戊為戌誤矣而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
 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
 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
 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
 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岳廟記作職方氏史通云周書
 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廬維注云當為雷雍字誤也顏師古曰廬
 水在濟北廬縣說文維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
 徐州浸夏書維淄其道鄭說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
 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太僕掌之三曰外朝在皋門
 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外朝二唐六典承天門
 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
 鄭康成因尤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
 之衣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
 之服則兗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

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
衾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
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
禮記尚書皋陶篇參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
得古制矣

五刑之灋疏謂官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
肉刑而言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官刑按
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官刑非隋也

孫君孝談圖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
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

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
荆公聞而知之

薄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
濡首為戒曷嘗道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權酒酷
書於漢武紀其流害万世甚於魯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
以為朝事義

考正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
文云按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
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闕
父為之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寸
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適莫
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
即上林賦紛溶蒨蒨

治民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
之後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

載歟移昌
氏反

治氏

樂大戴
三接蓋
篇名亦
不靈侯
云云

滿水云梁氏為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
粟法其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其人侵
扈命止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民而數亦皆備
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虞之
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
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為鐃鐃成見者驚猶
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彫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
也與梓人同而略異長弘設射不來不來者侯者

國學系

卷四

三十四

射塚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不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案說苑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

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太行人注亦云問不恙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

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法八則三易三

疋之類各有書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

其陳法不可見矣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傳冥

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在爲一禘

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園社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

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切於禮學先儒題之聖證

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曰識緇亂經鄭
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
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
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
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
禮官議六天出緇書南郊圓社一也玄以為二郊
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
祈穀皆謬論也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

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

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

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

結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

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

按周禮
皆字上
有之字

國學紀聞

卷四

二十二

曆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大史大帥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唐六典大卜令三式

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棊心為地六

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

數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

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

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

之吳越春秋計規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鄭剛忠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共大閱旗物

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

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豆區鍾釜有少之

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辨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間田田有餘夫夫有間民民有羨卒不盡

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至隋而

閱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

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

卿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

貴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辨造漆器群
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
禾而返穰也

困學紀聞卷之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十二月十五日

勉可了

困學紀聞卷之五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儀禮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二嘉
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
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勗朱文公從漢書臣
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
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
中甯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
禮之正篇又遷廟鬯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
 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替焉文公大儒猶以為
 無所用毋恠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
 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
 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注謂古文作
 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
 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天子巡狩禮朝貢
 禮王居明堂禮蒸嘗禮朝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
 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雖寂寥
 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六藝論王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五卿后蒼戴

德戴聖也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滕薛

名國為頰國古內反續漢輿服志國簪珥集隸釋
 頰有國幘無國字疏云卷幘之類

武榮碑云闕幘

兄弟畢衿玄注衿同也古文衿為均疏云當讀如左

傳均服振振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衿

玄益衿字誤為衿釋文之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奮俗士喪禮云商祝夏

二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
 疏也二十已有伯其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其
 甫而言至五十道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宋文公
 曰疑孔疏是石林謂五十為大夫去其甫言伯仲
 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
 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
 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

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一刻半前後共五刻今
 去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
 尚書綿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花漏銘五夜持宵三
 商定夕蓋取此蕪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

鄉飲酒疏曰鄉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
 公氏劉氏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
 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僎坐于賓東尚爵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
 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駰
 酒箴豐侯沈酒荷鬯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

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

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禮注周制自卿

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

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

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

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

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見五代史馬縞傳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

為二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為三十卷梁孔子祛

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為之朱文

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

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

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

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

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

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

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

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大牢。注：牛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唐牛羊日曆牛僧孺揚虞卿有太牢牢非止於羊也。華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所詆。高抑崇於鄉飲，考議禮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

有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今織具曰筥，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衰三升其麤者

緇布冠三十升其細者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二等。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它書未見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葺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
 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
 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宦伯臨盟百官此
 與蕪綽之六官蕪威之五教何以異傳曰不協而
 盟無故而盟
 百官不幾
 於戲乎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
 不友世大夫不見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
 歸教于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
 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
 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
 為堂故深

禮記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
 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其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
 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
 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會要
 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傳以卷為篇元行冲傳開元中
 魏光乘集賢注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冲與諸儒

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掇為五十篇張說
 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翹孫炎
 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
 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
 出行冲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
 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由增革向踰百篇葉遵
 刪修僅全十二魏氏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蕪賢集
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次為注朱文公惜徵書之
 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冲謂章句
 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

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冲之論信七方

矣階之禮記三十卷魏系炎注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

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

如齋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

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一書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

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

擬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

文侯願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歌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註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註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并授豈有獻田宅

無總予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張拱出曲禮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

而進又家語師襄子辟席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閑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

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願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之而理益明蓋因以

規諷云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

未_レ然_レ左氏傳左師辰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

齊魯相遇以鞍為丸已有騎之漸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

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

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

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

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賁傳作屠副二事見之

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

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

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

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

則吾將安杖五字蓋與家語同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嶷半在

蒼梧半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

檀弓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為尺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虫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云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

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

改啓為驚蓋避

景帝

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獮祭魚驚蟄之日桃始

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大初後曆也月

令正義云刘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曆穀雨

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

與今曆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刘歆之後時訓非周

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

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

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
 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
 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造麟德
 曆凡七家皆以鷄始
 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漢上易圖云
 周書相校二十餘日十行改從古義
 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
 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畧
 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
 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云太
 玄二十四氣關于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

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月令
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
 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
 者因仲秋鴻鴈來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
 來誤以此為來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小正曰九月遣鴻
 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
 為句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
 之間有似賓客故曰賓爵季冬鴈北鄉小正
 在正月易說在二月正義謂節
 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陟分也負冰云
 者言解蟄也淮南曰
 魚上負冰注鯉魚應陽而
 動上負冰也鹽石新論謂小戴去一
 負字於文為闕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

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灾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禹作穹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禹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於祖河間立穹天聳為河間相然則非禹也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冒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正義曰汜勝之書也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

武后所撰北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

二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

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

唐云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董茶

如節惡變而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曲禮隋王邵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

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公孫弘云好問近乎知

今中庸作好學無他一曰公孫赤曰公孫赤曰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謂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思不知風雨雷電之肯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奉書以告君君穆公所謂史獻書也所謂史獻書也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

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商究之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

內則祭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
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
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
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
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
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
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
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
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
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
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
宣王曰今王為太室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
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
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
其名不同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春居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
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

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亦本於此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耳能聽而執正進此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表宏云身能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于隣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彦遠云鄭玄未辨檀梨按內則注相梨之不臧者謂之未辯可乎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絳積如今作幪頭為之

也燥七消反後漢向栩着絳綃頭注字當作燥古詩云
 少年見羅敷脫巾著燥頭儀禮注如今著慘頭自
 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
 冠紫綉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
 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綉為宋王者之
 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
 鞋纊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

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
 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
 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
 主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
 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
 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
 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
 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
 為禮乎

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大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洋宮闕宮春秋不書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

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愚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為元魏人，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王肅曰：自謙揖也。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為廢，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石聲磬，鄭注聲當為聲。樂書作石聲磬。

日昇 經以立別。史記正義樂記反。公孫尼子次撰。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

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未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魏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接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接神契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迨厥功術與述同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蒯賁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

無了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惺之銘行是人非
經解以詩為首七畧藝文忠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
王儉七志孝經為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
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防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
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
容蓋銅鍤伯華之行也大戴禮曾子曰孝子之事
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

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朱文公問君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

書疏中亦不說破呂谷未見當考禮周禮注疏讀

如薄借慕之慕鞅讀如旃僕之僕疏皆以為未聞

期之喪達乎大夫日與叔之說詳矣朱文公謂古人

貴實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

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綿書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踈矣

衣錦尚絀書大傳作尚蕝注蕝讀為絀或為絀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其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即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辯哉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鑄其心左階銘其背中庸鑄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

本唐如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夔或作建臯服履引以解左傳蒙臯比

緇衣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社鉤邊者連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

續裳旁無前後

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
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
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克之衣曲裾謂之古制
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
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
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弃莫此命
射之辭也

哀公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
服則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一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
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言
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作新猶金縢之新逆當作親也皆傳
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
虞人箴祈招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
以孔孟氏之書傳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魍
 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
 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心伐參北辰極為
 北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入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
 穉千人曰英倍英曰賢万人曰祭陪祭曰聖禮記
 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
 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陪英曰賢万
 人曰祭万祭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
 言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
 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
 謂玄黃改色即此事也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
 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
 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干河然則

微

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

儒行曰其過失可徵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為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

或兼數職未嘗廢事又可省懸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廩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

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于此遂為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合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以為言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偏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其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并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文子曰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

不慚影獨寢不魂衾

高彦先謹獨錄曰其出戶如見寢其入一虛如有人其行無

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注見刑子

大學章句咏歎涕淚刊本誤為涕洟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

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見寅也

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

南時則訓與月令同漢本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

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

皆以手搏食豈若用匕筋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

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

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為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

隋蠻夷傳巴梁間為尸以祭今彬道州人祭祀迎

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

周末改耳以入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秦穆公魏顆之

父陳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

少儀頰警枕也謂之頰者頰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

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

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

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

梧山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夕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

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正歲孟月之吉黨正杜榮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瀝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耻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邑與叔曰孔子温良恭讓其於

下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大戴禮記李煥命云永元初書本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學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傳篇則賈誼書之保傳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傳傳漢書謂之保傳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損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入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

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
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
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
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
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
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
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
入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
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

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
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
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汗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
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
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
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
八章參攷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
于篇後裨好古者有考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
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

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

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

乍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儀禮經傳刪且臣聞

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大載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業子之小爾雅

古書存者三子之力也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

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

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

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

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

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跛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

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

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又

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鼯鼠五能不

成一伎術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荀子梧鼠大戴

云鼯鼠蠮六跪二敖大戴云二螯八足孫臏大戴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
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仲舒云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
記老子之言畧同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後漢禮儀志注引傳

物記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三句與洛結同

哀公問五義曰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
眈眈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揚倅注繆當為膠

眈與純同非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避景帝諱也於時鷄三號以興

庶虞庶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淳庶虞蓋山虞澤

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

技之教庶人仲隗當攷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劉歆書綴之士本此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張揖云即爾雅

也爾雅之名
始見於此

保傳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鄧元事唯見於此當

考

文王官人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

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此言可以

傳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

冬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

詩七月箋引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

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

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

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真戴德誥志

小辨用兵少間凡七篇

樂

樂諱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漢

志白虎通云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

辛作六莖列子注以六莖為帝嚳樂淮南子注以

六莖為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放六樂撰

其名故多異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

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
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
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
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青樂
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二八文文二變之名
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
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
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
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
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

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
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
聲而得之也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
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
也官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
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仁宗實錄叙皇祐新
樂云古者黃鍾為万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
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
合及乎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
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
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
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

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
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於尺
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
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
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
累黍為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吹之而
得其聲蜀公文名度故以度量為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諱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
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
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

本於此

考工記磬氏疏案樂云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
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
是何書今考禮圖以為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
舟張辟維鷄鷓相從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
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戴逵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
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
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樂論云具有雙劍之趙有挾琴之容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宋朝

以安

傳玄琴賦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
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曰焦尾伯喈琴以傳氏
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扈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
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

晉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
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譚
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臯謂晉康為是曲當晉
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
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

非叔夜始撰也

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

願况廣陵散記

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
也敗散之說非矣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
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
鐘聲諧官中撞鐘故鳴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
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錄亦誤取之
隋牛弘引劉歆鐘律書出風俗通

周吳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慶之輅至本朝猶存物

之壽亦有數耶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
鏗鎗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
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
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彥太初辯樂論伏犧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
詠黃帝有龍衮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
二篇文心雕龍云一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

范蜀公議樂曰柷一稊二米今柷黍皆一米楊次公

非之曰爾雅柷黑黍一稊二米其種異以為必

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晁子止曰縱黍為之

有餘王升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昫太樂令壁記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

八樂器之名見據言逸史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

曰尺八

文子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

即知其化與樂記一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教書所云大呂
陳於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
以為有會狼之志客有彈琴見螳螂方鳴蟬惟
恐螳螂之失也而秦邕以為有殺心二事相類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豈韓
有兩聶政與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
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

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
凡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
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
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
四為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
鐘至夾鐘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蕭琴箏篳篥
五器本有清聲填篳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劉凡
清聲未可
以為非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恭
和而節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

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載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至於禮夫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歎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專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

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說見前

鄉飲酒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生入三終南陔白駒華華黍間歌

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山有臺笛由儀合樂三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亦曰房

中之樂大射歌鹿鳴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管新宮三終

其篇亡笙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

困學紀聞卷之五 終

困窮...

...

...

...

...

...

...

...

...

...

十二月十七日

勉行

Main text block containing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st or a detailed record.



